



行走在箬岙

叶龙虎 文/摄

早听朋友说起过，宁海出南门30多里有一个叫箬岙的地方，民风淳朴，文化底蕴深厚。到了古村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宁海旧属台州，地少人多，许多家族以“耕读传家”为价值取向，“耕读文化”根深蒂固。据光绪《宁海县志》记载，光绪间全县有18家书院、16家义塾、19处文昌阁。小小箬岙，也有一家书院。当过村支书的省文保员褚孟泉以浓重的台州话告诉笔者，村中的植桂书舍，解放后改为箬岙小学，几百年来一直书声琅琅。他说：“箬岙褚氏读书不为做官，他们只参加院试，获生员功名后就不再参加乡试、会试了。所以有很多秀才、贡生，却没有举人、进士。”

村中褚姓为唐初大书家褚遂良后裔，清一色的格局直到解放初才改变。土改时，那些在箬岙做长工的农民也定居山村，从此便有了其他的姓氏。据民国癸酉《箬岙褚氏家乘》记载：“宁海永康乡清溪里之三十二都，有峰矗起，命曰木峰，环而居者皆褚氏……箬岙古号东城，在木峰之北，其地则大尖山在右，横山在左，面南背北，笔架山在前，其后门山逾岭则岭根。是其屋前之水，西起大竹园，自大尖山趾入岙，蜿蜒东流至横山入海，所谓银钩水也。”自明朝洪武间（1368—1398）褚裕卿、褚德卿兄弟到此定居，经过一代代人的汗水浇灌，箬岙遂成富庶之地。今天，除了沿山的卵石路已被荒草湮没、古码头下没了昔日的波涛，溪流还一如从前清澈，镇宁庙依旧香烟缭绕。

箬岙因多竹箬而得名，称“东城”是因为曾经筑城。从山上俯瞰，如镇宁庙柱联所云：“潮汐千年朝古庙，溪山九曲抱深村”，溪水呈S形东流，山村如坐落太极图中。褚孟泉说：“旧时，城内是民居，城外只有祠堂、书院、月山庵和镇宁庙四处建筑。”如今，城墙只剩墙基，村东的城门早被拆除，城门前的石桥也改建成水泥桥，拆下的桥梁静静地躺在溪岸，只有古水闸还坚守着旧时的岁月。可以想象，当年遭受倭寇的骚扰，山村一定苦不堪言，不得已才筑城防御。如果城门一侧的水闸一闭，蓄水后的溪流顿时宽阔了数倍，城中的百姓或许可以安稳一些。笔者忽然想起桃渚古城，一样近海，也是依山筑城，如今的城墙倒成了一道风景。

陪同参观的还有褚孟泉的族兄褚孟赞，他首先带我走进褚氏宗祠。祠堂始建于雍正七年，门前围墙，两边月门，三间两庑，前后两进，戏台檐角高翘，气势恢弘。正厅悬挂“引之堂”匾额，左右是两块劫后余生的古匾：“植桂书舍”、“一门三节”一副抱柱联颇有意境，“笔架山高思祖恩，银钩水曲护孙支”。“一门三节”是嘉靖年间的故事。据光绪《宁海县志》载：“箬岙褚炎妻陈氏，弘治八年，夫故年二十，守节五十二年；子允建妻叶氏，嘉靖元年，夫故年二十七，守节三十年；孙乾溥妻吴氏，嘉靖二十一年，夫故年二十六，守节四十三年。三代同守困厄。”陈、叶、吴婆媳三代恪守妇道，抚养幼子的事迹，受到朝廷赐匾褒奖。现存的匾是光绪廿五年提督浙江全省学政瞿鸿禨写的。“植桂书舍”匾因刨平做过床板，已无法辨认落款年代了。

走过一座古石桥，眼前一堵孤独的墙门，“五福临门”的砖雕十分精致。褚孟泉说：

“这是我老家，旧称‘紫来堂’。20多年前的一场大火，四合院成了一片废墟。”这墙门至今顽强地屹立着，似乎不甘心就此没落，又似乎想挽留昔日的辉煌。墙门外77岁的褚珠花老太告诉笔者，大火中抢出一块抱柱联板，收购古董的人出高价要买，她舍不得。这块板是紫来堂四块抱柱联中唯一的遗存，上面写的是“恕则情平俭能用足”，当听到老太太背出下联“礼为教本德乃福基”和另一副对联的时候，我听出了老人对旧日时光的眷恋。是啊，恕平俭足，是一种生活，宽恕包容能让邻里和睦，勤俭节约可以丰衣足食。

褚孟泉建议我去箬岙老街。行走在高墙之间或卵石或石板的小巷、两边精雕细琢的石窗、弃在路边的石鼓都仿佛要告诉我，这里曾经有多么显赫。褚孟泉一路指点：街屋、过街绣楼、里书房、外书房、小书房、下书房，古村的书房之多，可以想象曾经的文风之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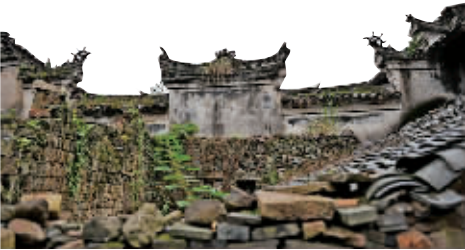
20多年前，村中还有紫来堂、师德堂、近智堂、近仁堂、近勇堂、清香馆、挹爽馆、永思轩等五个四合院、四个三合院，如今大多消失了。所到之处，满目疮痍：曾经豪华的门厅堆满了柴草，很多宅院没了屋顶；小猫安静地趴在阶沿上，看见来人就钻进了堆满废弃农具的堂前；无所依附的墙门里荒草萋萋，废墟寂寂，残垣断壁。老街的尽头是近智堂，走进院落，尽管破败，还是被眼前雅致的窗棂、精美的雀替、雕花的斗拱、用两色卵石镶嵌的天井折服，院子曾经该是多么大气华美啊。主人带我走进厢房，室内鎏金的踏床、衣橱，还有荷花水缸，无不显示曾经的荣华。近仁堂是古村最完整的四合院了，照壁上雕着“福”字，连柱础也雕有梅兰竹菊图案，像是精美的工艺品。说起箬岙人的富裕，褚孟泉告诉笔者：“箬岙海资源丰富，祖先拥有数百条商船经营海运，当年大樟树下的古码头是潮起潮落、人来人往的热闹之地。箬岙人致富以后砌屋置田，还在一市街、宁海城开设钱庄、店铺，算得上富甲一方呢。”

爬上后门山，褚孟泉说：“这片山坡在我小时候还是草坪，除了两棵需七个人合抱的古樟，没有杂柴。我与小伙伴们常来玩，每到夏天，村里的人们都要上来乘凉。”说起草坪的来历，褚孟赞接过话头说：“嘉靖末年，我十二世祖世善公娶了前童的媳妇。童氏嫁到箬岙以后，经常想回家，问起原因，说前童的鹿山有草坪，她喜欢草坪。于是世善公将后门山的山坡也改造成草坪。”至于后世将草坪称作“太婆坛”，是又一个故事：因为这里有过一座“百岁坊”。查光绪《宁海县志》载：“潘氏，岭根庄（箬岙旧属岭根庄）增生褚吉谦妻，冠庄庠生潘可受女，生康熙三十七年，卒嘉庆三年，寿百有一岁，嘉庆五年建坊。”据“家乘”记录，村里清代出过37名秀才，其中12名是她的儿孙。对于百岁坊，笔者在村巷尽头找到了刻有“百岁坊”、“圣旨”等石碑坊的构件。

曾经的大海因围垦远去了，曾经“二十里路枫槎岗，好好后人爬得变黄胖”的深山冷岙，如今有了枫槎岭隧道，已变得一马平川；曾经或悲、或喜、或能让后人缅怀、催后人奋发的故事却依旧生动。古村是祖先留给后人的瑰宝，不应让它这样老去；保护古村，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。



五福临门墙门



近仁堂



雕着梅兰竹菊的柱础



镇宁庙



马头墙



箬岙村

箬岙褚家

褚纳新

前

些日子，宁海箬岙古村举办了“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仪式暨引之堂重修竣工典礼”，规模空前，来自省内外3000多位褚氏宗亲及嘉宾参加了这次活动。

箬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村落，村中所居褚姓为唐丞相褚遂良后裔，这次修复的褚氏宗祠引之堂始建于清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距今已有280多年历史了。

箬岙古村与浙东其他姓氏聚居村落一样，融合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。古村依山而成，祠堂后有古樟为屏，村中有溪流呈S形蜿蜒而过，形成了奇特的八卦图形。钟灵毓秀的箬岙在历史上人文荟萃，是宁海县著名的文化名村，村中曾有师德堂、明德堂、近明堂、清香馆、指南山房、挹爽馆、永思轩、五书斋等大量人文古建筑，至今还留存有“圣旨”碑石、“百岁坊”门额、古水闸、雕花门楼、瞿鸿禨书“一门三节”牌匾、“植桂书舍”匾、古代楹联、谱牒文献等文物原件，村中的文化底蕴极其深厚。

据箬岙褚氏第二十五世孙褚孟赞介绍：箬岙旧有九曲溪山胜景，以耕读为人生理念的箬岙褚氏在明清时期十分兴旺。他的六世祖褚儒，字嘉珍，号澹园，是当时宁海县有名的贡生；五世祖褚宣生，庠名步蟾，号褚轩，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中秀才，精于书法，有名于时。说起箬岙褚氏的家族文化，褚孟赞流露出了自豪的笑容，他说：箬岙褚氏世代以诗书传家，历史上出过不少文人，直到现代，村中还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，有科学家、高级法官、教授等。褚孟赞认为：箬岙的人才众多，应该是族人秉承家学所致。村中的清香馆是他先祖褚步蟾的书斋，书斋前后遍植花木，占地数十亩，文人雅士经常云集于此。据褚孟赞说：他小时候，还能看到村中大屋中挂有许多名人书写的字画、牌匾，后来大多被毁了。

关于褚步蟾，宁海的史料上有记载：弱冠游庠，书经扬名，稍暇步履“清香馆”，坐对花鸟松竹含毫吮墨，笔下生花，与宁海王吉人、徐友笙、鲍淦及象山张兆熊，临海郑云壑等交好，著有《散帚录》四卷、《学吟小草》六卷等。除了以上记载，史料上还写到了褚步蟾悬壶济世的美德：精通医理，妙手回春，不受酬谢。

2006年，箬岙村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了文保专家杨古城先生的关注，他特意来到了箬岙，在考察了古村后说：“箬岙古村落与前童、黄坛和镇海的十七房不相上下，完全有资格评选省级历史文化古村。”

参加完“引之堂重修竣工典礼”，我去“文武书房”拍摄“圣旨”碑，巧遇了村中的一位老人与一位来自越溪的宗亲，宗亲面露惋惜地说：“唉！这个古村原先有很多漂亮的老房子，现在是一年比一年少了。”说着主动带我们前往里村参观，我们沿着村道往里走，步行200多米之内，溪水就在村中转了四道弯。在第四道弯的溪口上，有一座非常古老的水闸，从斑驳风化的闸槽来看，这年份少说也有三四百年了。前行数十步，是一座精致的石桥，宗亲说，里面的古宅在20年前失火烧掉了，现在只遗留了一座精美的牌坊式门楼。只见门楼的横梁已断，靠下面新筑的砖石支撑着，但仍不失其主体的雄伟壮观。越往村内走，古民居越多，景象亦越萧条。但尽管如此，箬岙村鳞次栉比的古宅还是令我震撼了，这里不仅仅是因为古宅的多，更在于古宅的精，这里精雕细镂的石窗、雅致的木窗棂、精美的雀替、翘角的楼、鹅卵石铺成的天井，无不向来访者诉说着昔日的繁华与荣耀。在一座孤独的台门前，我看到了四个有着九叠篆文纹饰的门当，台门的基石上镌刻有精美的卷草龙纹饰。这样精致的台门应当是营建于康乾盛世。但让人遗憾的是，从台门外往里看，院内已是荒草萋萋，残垣断壁间已看不到一点主体建筑的模样了。

回来后，我仔细翻阅了余姚晓岭与宁海箬岙两地的褚氏宗谱，发现两座家祠的命运也是如此接近：雍正七年，箬岙的祠堂建成，雍正八年，姚江的忠清堂建成；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，忠清堂进行了重修，道光二十四年，箬岙的祠堂也进行了重修；2010年，忠清堂重修竣工，2012年，箬岙的祠堂也重修竣工了。两个族群，近300年间的六次大规模营建，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，都在前后一两年间进行。我惊讶于这样的巧合。也许答案只有一个，这就是家族间血脉相融、同根同命运的契合吧！